

典藏馬華文學 002

馬華 散文史讀本

1957-2007 vol.2

鍾怡雯 陳大為 編



馬華散文史讀本
—— 1957-2007 ——
[卷二]

鍾怡雯 陳大為 編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馬華散文史讀本 1957-2007／鍾怡雯, 陳大為主編.

-- 初版. -- 臺北市：萬卷樓, 2007.10

冊； 公分

ISBN 978-957-739-615-0 (卷 2：平裝)

868.76

96018845

馬華散文史讀本 1957-2007 (卷二)

主 編：鍾怡雯 陳大為

發行人：陳滿銘

出版者：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

臺北市羅斯福路二段 41 號 6 樓之 3

電話 (02) 23216565 · 23952992

傳真 (02) 23944113

劃撥帳號 15624015

出版登記證：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5655 號

網址：<http://www.wanjuan.com.tw>

E-mail：wanjuan@tpts5.seed.net.tw

承印廠商：中茂分色製版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定價：380 元

出版日期：2007 年 10 月初版

(如有缺頁或破損，請寄回本公司更換，謝謝)

◎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◎

ISBN 978-957-739-615-0

目錄

001 葉 寧散文選（1979-80）

T恤和牛仔褲的日子、我的心跳得很厲害、蛇廟就是圖書館、
大學是個冷漠世界、要摩多不要女人味、在馬大很少看到美女

027 陳 蝶散文選（1979-86）

英雄半在紅塵、山窮水盡、你去呢，還是不去？、找尋瑪麗

043 梅淑貞散文選（1980-82）

尋找一片樂土、雙城記、風入長堤、夜灘、石頭街夜雨在灑

057 田 思散文選（1981）

加帛鎮之晨、長屋裡的魔術師、在園丁馬登家裡、寶刀的故事

077 方娥真散文選（1981-82）

驚變、監視孔內外、何時天亮、小妹的故事、丟在黯淡的角落、
圈圈點點的問號、我的自白、恩仇了了、在絕情谷底、無枉此生、
一線生機、死也要活下去、永遠不要再見、君子之交、當風煙過去

115 瘦 子散文選（1982）

令人心驚膽跳的電報、被封瘦子、爲學報而哭泣、收了一個女兒、捉到一隻沒腳的、森林中寂寞的夜、摩罕的悲劇、自以爲了不起

135 何國忠散文選（1985-88）

消逝了的似青山還在、在香港的最後一夜、讀中文系的小子、殘存記憶中的騰躍、只緣身在此山中、疏忽了的關心、疲憊的心靈、苦澀的歲月

167 辛吟松散文選（1986-92）

夜征、江山有待、歷史窗前、歷史的盲點、會館老了、孤臣孽子、失落的根鬚、那一夜、廟的記憶、起火、舊時堂前燕

203 祝家華散文選（1987-89）

風雨飄搖了天涯路、憂憂綠水、江山有待、民族意識的思辯、在國會的那個下午、知識份子的秋天

229 潘碧華散文選（1987-88）

泥上偶然留鴻爪、傳火人、雨聲之外、江山無限、一對拐杖、戲班到歌臺、我們在鄉下看電影、熙熙攘攘話神祭

265 林金城散文選（1993-94）

十口足責、三代成峇、雨中穿過一片荷蘭紅、月亮照在我的家、
繪龍的手

299 張景雲散文選（1994-95）

怎樣侮辱文化人、個人在至大至小之間、一個讀書人的感恩辭、
我們的人文文學出版業

【相關評論】

325 傳承得評論

護火的手勢——讀潘碧華散文集《傳火人》及其他

341 潘碧華評論

八〇年代校園散文所呈現的憂患意識

359 鍾怡雯評論

論馬華散文的「浪漫」傳統

葉寧散文選 (1979-80)

【導讀】

葉寧，本名莊麗瑄（1959-），另有筆名阿滿，出生於森美蘭州。一九七八年，葉寧考取馬來亞大學經濟學系，缺乏獎學金奧援的她，為了籌措生活費，就憑著小學四年級就在《南洋商報·學生園地》發表處女作的當年勇，斗膽覺得賣文維生也許是條出路，便打電話到當年最紅火的《新潮雜誌》投石問路，一向具有市場導向觀念的《新潮》認為馬大是一個金字招牌，二話不說便給她開個專欄，也開啟了葉寧的作家之路。

當年馬來西亞只有寥寥幾所大學，歷史悠久的馬來亞大學（University Malaya），是入學門檻最高的學術聖殿，也是馬來土著菁英的孕育地。馬來政府為了保障馬來人的升學權益，實施一套按各民族人口比例進行配額的固打制（Quota），強勢管制非馬來人的入學比例。許多比馬來學生更優秀的華人學生，只能在大學門前望門興嘆，能夠一窺堂奧者都是華社未來的頂尖份子。萬一考取馬大，更是光大門楣的喜事。華社的大學夢，糾纏著無數的遺憾和期盼。

葉寧的專欄跳出馬華專欄文章的傳統，既非匕首式的社論，亦非品格低下的戲謔笑罵；她一反女性散文的柔美、婉約風格，改以豪爽、幽默、顛覆、誇張的筆法，狠狠揭開馬大生活的神秘面紗。這種筆調造成相當大的震撼，馬華文壇從來沒有出現過類似的系列

散文。她的專欄不但廣受歡迎，幾年後《飛躍馬大校園》（吉隆坡：文采，1987）結集出版，更是大賣，幾乎成為高中生的大學夢土，和準大學生的入學生活指南。

本卷選取葉寧發表於一九七九～八〇年間的六篇系列散文，重新排列、組合成一個故事：〈T恤和牛仔褲的日子〉、〈我的心跳得很厲害〉、〈蛇廟就是圖書館〉、〈大學是個冷漠世界〉、〈要摩多不要女人味〉、〈在馬大很少看到美女〉。葉寧對事件的剪裁和情節高潮的鋪設很有一套，彷彿每篇散文就是一齣單元劇，透過徹底口語化（局部粵語化）、節奏感十足的敘述，直接把自己心裡的想法和情緒起伏，毫不掩飾地暴露在讀者面前。葉寧大膽塑造了一個粗枝大葉、卻又純樸直率的人物形象，超額地滿足了大家對馬大學生的偷窺慾。當然，她的文字也是粗枝大葉的，不假修飾的文字卻在生活細節的描述上，產生強大的親和力，讀者可以很逼真地神入／移情到心情或故事裡頭，去親歷其境，去感受其中的酸甜苦辣。

這部以馬大校園生活為題材的散文集，是一座重要的里程碑，正式開啟了馬華八〇年代校園（主題）散文的序幕，後有瘦子的《大學生手記》推波助瀾。這兩部非常暢銷的散文集，不但編織了那一代年輕學子的大學夢，更讓校園散文成為當時馬華文壇最紅火的創作趨勢，而不只是校園範圍內的大學生創作。

到了八〇年代中期，接踵而至的馬大中文系散文作家群，以融合了中文系色彩的「校園／學院」崛起，流風所至，吸引了其他大學的寫手共襄盛舉，後期更融入文化思考與批評的特色，轉型後的「學院／文化」散文，遂成為此階段馬華散文創作的大宗。

除了《飛躍馬大校園》，另著有散文集《喝黑狗啤的女郎》（1985）、《家鹽家醋》（1996）、《漸入家境》（1998），以及敘述其女

兒丹袖的成長過程的親子散文集《令堂物語》(吉隆坡：大將，2000)；並主編《吃在吉隆坡》、《吃在檳城》、《吃在柔甲》等書。長期投入專欄寫作的葉寧，曾任《南洋商報》副刊主任、《光明日報》總編輯，現任星洲媒體集團媒體與品牌總監。

T 恤和牛仔褲的日子

我自認為是個好學的學生。小學六年級和朋友偷偷玩碟仙時，就會問碟仙我是否有機會念大學，然後自己用手指硬硬把碟仙推到「有」，阿Q一番。

到初中時，更羨慕念大學的學生，第一次知道他們不必穿校服，沒有固定的上課下課時間，一間講堂可以容納五百人，簡直目瞪口呆。

當二哥考獲馬大土木工程系，我比他還要高興，拼命叨他的光。時時有意無意同學提起我二哥是馬大生。二哥用到幾乎磨爛的講義夾，我早早就預定他一定要送給我。

夾著二哥的講義夾，威風八面，那印在夾上的 Universiti* Malaya，就好像大人襟上的汽水蓋一樣，閃閃生光。

他放短期回家準備考試，我就挨在他身旁，和他一起念到三更半夜，陪這位馬大太子念書，當然是要付出代價的，十點正就要泡咖啡，買麵條來侍候他。

二哥對我是寄予厚望的。

當我考獲大馬教育文憑而沒法進入政府學校念先修班，我相當失望。

二哥安慰我道：到拉曼去念先修班吧，以後轉去馬大，路程更近。

我明白二哥給我的鼓勵，我在拉曼念書時，甚至是搏到盡，每

天過的生活比和尚尼姑還要嚴謹。

規定自己七點起床，絕不允許五分鐘的賴床，禮拜天，同屋的朋友都放假休息，我八點就站在大路口等公車回到學院去溫習功課。

考過劍橋文憑後，鬆了一口氣。

成績揭曉時，我們同屋的幾個朋友緊張得手心出汗，後來比我們長兩歲的小魚，以大阿哥的身份，浩浩蕩蕩帶我去看成績。

拉曼學院佈告處擠滿了人，只有在百貨公司大減價才一睹這種盛況，小魚個子溜滑滑的，鑽來鑽去，鑽出一個消息給我：我考中了！

如果曾親睹我發奮圖強念書的朋友，一定能夠體驗我獲知消息的感覺，太高興了，近乎令人掉淚的高興。

我一個箭步找到二哥，重重一拳擊在他肩上，高呼：我考到了！

二哥不知那裡來的力量，把一百二十磅的我抱起來，哈哈大笑道：你使我驕傲，全世界的朋友都知道我有個妹妹在考劍橋^{**}，你若考不上，我把你丟到巴生河去遮羞。

我二哥知道我考獲才這樣開玩笑，如果我真的落選，他必定有一番激勵的演詞。

當天，他迫急不及待地帶我去見他的老友，要他們給我選科目的一些指示。

考獲劍橋文憑的我，簡直成了家裡的明星，只要我一點菜，桌上佳餚齊備。嫂嫂陪姪兒溫習功課，必定不忘教誨他們要向我學習。那時候走起路來也飄飄然。

接到馬大來函錄取我為經濟系生，我就為大學生活準備了。

二哥說多買幾件 T 恤牛仔褲，不必熨，容易洗。

母親上巴剎^{***}買了個特大號的杯給我，吩咐道：晚上溫習功課，

可以泡牛奶。

二哥送我馬大校園時，對我說：盡量保持輕鬆，劍橋考試是全世界最困難的。過了這一關，大學功課易過吃豆腐花，好好在馬大享受大學生活，不是每個人都有這種機會的。

我絕對相信這句話，因為我有幾個當老板的朋友，都是半途輟學，認為無緣念大學是人生的遺憾，特地把小學離校證書框起來懷念念書的日子。

馬大，真的如二哥所說的天堂嗎？

[*編者註]：同為拼音文字的馬來文，其中有很多現代語彙直接從英文翻譯（或借用）過來，universiti 即譯自英文 university。

[**編者註]：此處所謂「考劍橋」，是指作為大學入學資格指標的「高級劍橋文憑考試」。

[***編者註]：巴剎（pasar），馬來文「（菜）市場」的意思。

我的心跳得很厲害

過了一個禮拜的迎新週後，大學正式開課了，所有的舊生都重返校園，一時熱鬧極了。我把那些在迎新週規定要穿的 T 恤和講義夾全都藏起來，不敢拿出來用，恐怕給舊生看見又要遭戲弄一番。雖然說我們隨時可向學生理事會報告，但是在我還未知道這些「地頭蛇」有多厲害之前，絕不輕舉妄動。

起初我們都不敢到那裡去，因為校園寬闊，一座建築物和另外一座建築物的距離須要走一大段路，而且我們還要借助地圖。有一次我們真的迷了路，不知該怎樣跑回宿舍去，只好亂闖，怎知越走越覺不對勁。一位與我同走，個子矮小的小女孩，哭喪著臉說：「耶穌，我到底在什麼地方？」原來我們走的是與宿舍相反的方向，若是不向一位看來老實的舊生（他好心的幫忙我，我不忍心叫他 apiah）求救，我們恐怕要跑出大門外了！

我是念經濟的，這一系列的新生大約有四百個左右，本來以講堂的面積是大可容納的，無奈有些主修經濟的文科生也與我們上一部分的課程，所以時時鬧「座位荒」。上課前十五分鐘，講堂左右後面都站滿了人，沒辦法，別人早到，我也被迫要早到，不然就霸不到位了。唉！如果大家都準時到來，不早也不遲，那麼就不必浪費時間在外面等了。但是我若不早來，別人也是會早來的。只要講堂裡面的講師放下粉筆，搓搓手，我們這些新生就一窩蜂地湧進去來個先下手為強。裡面的舊生還未收拾好東西，我們就把講義夾放在桌

面以示「此位已霸佔」。我們急著要上，舊生卻要離開，一時水洩不通，進退兩難，一些舊生氣得大聲吶喊我們滾出去或罵我們沒教養，我們還是死性不改。

我時時霸位霸得好苦，這種情形在拉曼學院是少有的。曾記得我以前總愛在最後一分鐘，肩上吊個布包從後門進入，那時講堂還有虛席呢！現在再也不能這樣吊兒郎當了。假設我不全力以赴爭個位子，那麼我只好坐在石階上，把講義夾放在大腿上記錄筆記。若加上要畫圖，那就更辛苦了我的腰，回宿舍時又不禁要哀嘆幾聲，發牢騷一番。有些女孩子穿得裙子太短坐在石級上，爲了怕泛起無限風光，每十分鐘就要拉動裙子一下。坐得太後，根本無法知道講師在寫什麼，精神也顯得懶散。坐得太前，時時要抬頭看黑板，頸部酸疼得猶如剛從吊繩跳下來。由於大家都知道霸不到好位的痛苦，所以會出盡詭計，誤會也由此產生。

有一次我也曾因佔位子一事，與一位男孩子爭執起來。我還記得是上數學，這位男孩子捧著一大疊講義夾，一馬當先闖進講堂，用手上所有的講義夾霸佔了半排座位。我看到他旁邊有個空位子，正想上去坐，他趕快拿一本書放在桌面上，和我說：「霸了！」我氣起來反唇相譏：「爲什麼你不說你霸了整個講堂？你一個人霸這麼多個位子，你不覺得對別人不公平嗎？」，他馬上回答我說：「這世上本來就沒有公平的事！」我正想再與他來個辯駁，阿絲跑過來拉我過去她旁邊一個空位子坐下，我才罷休。哼！雞蛋糕。

「更無理的事還有。」阿絲說。有一次她和一位女同學一起跑進講堂，兩人同時看到一個空位，那女的馬上轉回頭和她說：「那個位我霸了。」我大嚷起來：「那有這樣的事？妳怎樣？」我緊張地問，我是忍不得不講理的人。「哼！我才不理她，我趕快一屁股坐下。」

「對，對，妳做得對！」我拍手稱快。

起初，我很不習慣這種霸位的「野蠻」舉動，每當在講堂外面看到講師收拾要走時，大家都騷動緊張起來；而我的心開始跳得很厲害，血液在血管裡奔騰，神經大受刺激，尤其是衝了進去，又霸不到真是緊張得半死。等到霸了位坐下，我還需要五分鐘讓我的心平靜下來。除了一些小家氣的，大多數男孩子都坐在後排的位子，不過偶而也聽一些小小的爭執。他們用的字眼更為刻薄，那些愛霸多多位子的一律被形容為「生人霸死地。」

人是適應環境的動物，不到一個學期，我的「霸功」大進。一馬當先，眼明手快，把一個講義夾擲上去，然後就可以悠悠地站在一個角落看別人為霸位而爭執一番的滑稽相。大多數時候我都能夠霸到風水好位，坐得正，聽起來課來也容易進腦。

當講師遲到而我們又等得不耐煩時，爲了要娛人娛己，歪主意就來了。於是摺紙飛機的遊戲就開始了。坐在後面高而斜上的座位的男孩子就會拋下紙飛機，有些摺得好，飛起來姿態很輕盈優美，從高處慢慢順下而飛；有的則從高處直直落下；有的誤飛入女孩子蜂窩似的爆炸頭，有的落在別人的肩上，讓他嚇了一跳。不幸被飛機「撞及」的人也會不甘示弱，拿起飛機往高處拋，怎知它又直直落在自己頭上，惹得全場爆笑，樂趣洋溢。有些更犀利，在飛機上寫了字條，看準方向，飛給他的朋友傳達消息，你說妙不妙？摺紙飛機這玩意並不是經濟生才玩更不是新創的玩意，它是我們大學的「優良傳統」而且大多數講堂都有紙飛機漫天飛的現象。我想這就是大學生童心未泯的一面。

我偶而也摺一兩隻來擲我的朋友，看她們被嚇得一跳的樣子，然後知道是我的惡作劇後向我翻白眼，最後彼此忍不住哈哈大笑，

10 馬華散文史讀本 1957-2007 [卷二]

他們當然不是真的生氣。若是真的爲這些無傷大雅的小玩意而生氣，那麼人生實在沒什麼樂趣。

蛇廟就是圖書館

眼看年終考試一天比一天迫近，我暫時也要犧牲我每天一小時的午睡了。但那張軟綿綿的床像塊磁鐵一直吸我向前投向它的懷抱。尤其是吃了晚餐，在房內讀了一兩個小時的書而風扇又吹得我渾身舒服得很、眼睛半開、頭腦昏沉，一時抵抗不了床的魅力，我就這樣軟弱無力倒向它。心裡警戒自己：只睡半個小時。每次醒來才發現已經是新的一天，懊悔得直捶心肝大喊：還我光陰。

考試的到來就好像大學被置了一顆計時炸彈，人心惶惶，大家挾著厚厚的書本或揹著重重的書包，行色匆匆。就算是宿舍的「吱喳團」也把集會時間改為一星期一次。大學的考試不由得你不怕。除了某些系外，每個學生必須考獲全部試卷及格。若是有一兩張考卷不及格，那麼就要在四月間重回大學重考。若重考又不及格，那麼就必須留級了。危險，危險，想想從小學一年級念至大學，多少青春年華都虛渡在課本裡，若又要留級，不如找張長期飯票，養孩子做黃臉婆算了。（可是又不是說嫁就能嫁，下期再告訴你們女大學生的隱痛）

經過一番痛定思痛，決定痛改前非。吃過晚飯，收拾書包，拿了件毛絨衣就往外走。走到第三宿舍，見到阿忠和一班女孩子在散步：

「哈囉，去『蛇廟』呀？」阿忠向我揮揮手問。

「是呀，我要去做蛇后。」我笑笑。